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四十七

受業毛昇楷叅

四明姜炳璋輯　男[illegible]埰塇校

哀公

陸曰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以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經】丁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杜解】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書過也不言所食所食非一處寡疏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不孝於親郊之祭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蒇事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韙焉○秋齊侯衛侯伐晉寡既晉霸貌之絕而受成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按方云定公之時叔季困於家臣不暇陵弱暴寡至此乃難平而無故伐邾矣

不報吳而報蔡于西何當如復讎大義

傳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解〕在定四年 里而栽○栽設板築為圍壘周匝去蔡一里○栽才代反 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 夫屯晝夜九日○夫[illegible] 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 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為壘當用九日而成 蔡人男女以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累而出降 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illegible]江水之北汝水之南 有求田以自安也蔡[illegible]命而故楚師還援自男女以辨是在江 汝之遷宿賊衛者非蔡宗國命而降也蔡侯自是固守不居故 又請遷於吳○蔡於是乎請遷于吳○吳既明年蔡遷州來

胡傳謂楚人復讎非也○子西之圍蔡○刺蔡耳○刺蔡何以不滅蔡○蔡墻之血淚未乾○封豕之屬食再至○其何以興○故欲茹而又吐之○蔡君死守不屈○不等於忘親而事讎者也○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在太湖中椒山○按今在江[illegible] 縣西南○檇音醉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按上會[illegible]

二語提起而
在去疾

俞云勵於而
後興者多矣
单衆少康以
其爲何哉之
祖也

椅縣東南○婚○允反會古外吠反食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
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
寒浞子封於過○澆五弔反浞仕捉反殺斟灌○以伐斟鄩○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
斟灌○斟諸林反鄩音尋滅夏后相○啓孫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爲澆所滅后緡相妻方娠懷身
也○音震逃出自竇○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牧官之長
惎毒也○音忌澆能○戒備也之○澆使椒澆臣求之○逃奔有虞○虞舜後諸侯抜今河
南虞城縣南有故虞城爲之庖正○掌膳羞之官以除其害○郡此以得除巳害虞思有虞
君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虞邑今虞城縣東南有故
綸城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少康
臣諜候也澆○使季杼少康子后杼也○杼直呂反誘豷○澆弟○許器反遂滅過澆國戈○豷國

一比較兩興勢顯然此以固之方有

此以務施言

此以天道言

結求伯

總云極[illegible]誤客子乃早已見到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附造謂能復故業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句踐能親豈大必爲吳紿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恩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戕小勞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法巳猶附彔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致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汙池爲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三月越及吳平吳人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嫌夷狄不與虞例故役發傳

敘事兩層提起見吳有不共戴天之讎而越有敢矛待斃之勢操縱之權全在於吳楚漢以子胥之諫嘗從父讎上

立言不應泛用過澆不知傳先敘因太宰嚭以求成吳子將許之二語則斯時復仇之說早爲宰嚭掃去矣夫差矜智自雄侈心莫遏以爲伯功不難立成而報讎雪恥皆老生常談也視將許二字越之成已什得八九子胥之諫先破其恃強易敵之心故不就道理言專以利害諭以過與少康對勘安知越之不大以句踐與吳對勘可知越之必與況與我同壤有利必爭世世之患一時剪絕求伯之道莫先於此說到周衰日可俟歷射夫差不德必爲越沼無一語不是對症之藥又點出仇讎寇讎加一世字隱與殺父一呼激動而不從者以嚭先入之言百子胥不能奪也退後之語亦欲夫差聞而感悟豈自神其先見哉　吳入

俞云今案戚
見序內逢滑

韓云吳楚之
事晉不在局
中而欲以晉
爲辭可見其
下[illegible]強吳

郢而定楚周室之大功也不能不過一救蔡而已矣吳入越而殺句踐天下之大孝也不能不過一勝越而已矣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國五鹿齊邑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景公助范中行以叛君助輒以拒父故身死未幾而陽生纂國陳乞弒荼

吳之入楚也四在蔡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鄉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不左不右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禍其亡也以福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

評訣師云千古興仁以此決之汴梁蘇家

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草莽草之生于齊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艾亦然收殺也小收曰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微改過而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傳言吳不修德而修怨所修以亡

逆滑之首似矣然吳脩舊怨而楚不敢救也六年又伐陳將欲救之道卒陳乃平於吳嗣後楚惠連年伐陳終滅於沈諸梁之手叛楚國滅事楚亦滅兹猶其可聽哉傳蓋深惜吳之不能仗義恤民以定楚致小國之受其搆釁也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孔烝鉏會孫鮮

大夫皆懼節是相睦一心圖治吳忠可已況吳不必患乎附手恤不相睦語是一篇之綱以前其不敵臨不知我子常易之已將此斷指明似月反隱肖句也此謂變化絕方

鍾云此一段便是夫差定案

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

齊景戒於權臣。故以之納魯君則懦。以之助叛臣則强。一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厚在國天有菑癘疾疫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飧分獨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附）迭所次止之處有游觀之樂宿有妃嬙嬪

御焉〔妃嬪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爲二十二年越滅吳起本〕

此亦從民上剖決與衰與前逆淆之言相合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千古用兵之炯戒也

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

范中行氏前閉趙鞅討賊之人也今乃爲賊矣鞅前爲賊今奉命討賊矣

經 戊申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杜解邾人以賂取之易也。漷火虢反又音郭〕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劉傳邊易爲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仲

叔成之季之洪自前猶君世按句繹舊在今山東鄒縣境○句古侯反○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孫出公輒立○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在戚城南罕達子皮孫○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緩○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摄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爲文○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狂解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邾隣魯魯屢伐之○邾愬於晉○晉以爲討○猶有所忌也○晉霸息而魯無忌矣○雖其君來會來朝來奔喪○而三卿伐之取其賂田○復脅之盟○二卿盟○而季孫否者○文定云以歸二家也○報叔孫之伐郈公孟孫之繇陽虎耳愚謂此亦未必然○

此深罪出公之拒父也謂手何足為無立輒之命焉云文無一字寫輒如何不是而意無不說如詭

以鄆之謀亂反照輒之拒撥入戚邑計出於河[illegible]然斬北父不得入固已在宮外

鄰東沂西皆近於費季氏所利也季之不盟黄若晦曰亂世之人行同禽獸孰得而知之哉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靈公子郢）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無大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疏云周禮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服虔云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稱雖靈公沒時我在其左右）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為正）且亡人之子輒（蒯聵之子出公靈公適孫）在乃立輒（陳氏曰見立輒非靈公意）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大子絻（始發喪之服疏云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絻代之此用麻布○首閒）八人衰

經僞自衛逆者按詐爲衛人逆告于門哭而人逆居之

鄭昭入國稱世子以告諸侯而經不削者以國爲忽之國而非突之所得據也趙鞅納蒯聵亦稱衛世子而經復不削者以國爲蒯聵之國而非輒之所得拒也或曰聵無父之人也恐非鄭昭之比曰聖人不云正名乎靈曰余無子蒯聵不得爲靈之子輒安得爲靈之孫然而輒之立則曰嫡孫之故也輒之爲嫡孫以其爲世子之子也安得謂蒯聵之非世子哉聵爲世子則國爲世子之國而嫡孫其擅也輒安得而有之而拒之哉故夫子於衛事必以正名爲先也然則蒯聵之爭國是歟曰觀之晉恭世子奚無罪被讒不亡而謚君子猶以爲甚其父之惡也浸假出奔他國

晉獻甫卒稱兵入晉逐奚齊卓子而奪其國尚可以爲人子乎而況有非之制聵也或曰郢屢言亡人明欲輒之讓其父也則又不然輒之讓可行於既有國之日而不得行於未有國之先輒讓其父彼欲弒之夫人其從之乎國之三揖無異議乎輒如不立則公子起公子郢無非君也或又以立郢而辭可已則亦非也聵不有其子何有於弟郢立猶輒立也郢以爲莫親於其子其子富且貴聵之所欲也因而消其貪暴之心而併欲奪其子郢不及料也鞅之弼非爲聵也衛從齊命屢救范氏大不利於鞅聵立衛爲鞅之衛矣故聵奔宋而鞅自宋要而納之也或又以爲戔喪行服聵尚知有父夫父死而爲人子之常重耳出亡累

然蔡經之中乃為哭門而後貌則在河南皆平居服也
然則夫子於輒之不義瞶之不仁皆未嘗深求而獨微罪
於輒何也曰此萬世之常道也瞶之罪天王罪之靈公罪
之即國人罪之無不可也僉曰無父之人不可以有國而
輒不待以無父罪之而不父之書曰納衛世子蒯瞶於戚
猶言納衛君之父於戚爾夫瞍殺其子而天下義鯀殛於
君而配於郊春秋弒逆不責其君天下豈有負罪之君父
哉傳明寫蒯瞶即暗寫衛輒言世子皆迷而行哭門而入
假假無以至國都而寄柄一邑皆輒距之而使之然也而
輒之罪不勝誅聖人以有罪之蒯瞶同於無罪之鄭昭而
萬世父子之常道定矣

輸粟以濟范故鄭以困范趙氏全軸在范而不在鄭也

從之之後下文更不須照應此史家常法像如此類甚多惱同入刪去全昧傳意

[illegible]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罕達）子般（駟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附說三家分散鞅車不足制鄭）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從其兵車以示衆）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附注杜解未恊襄十八年晉師伐齊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个以兵車之旆亦此蔵設旆於車盛爲軍容與罕駟兵中在前者析對結陳宰駟自役望之不知虛實故懼其多也）於是乎會之（會合戰）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詩大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諮詢也故兆始納衛太子卜得吉兆吉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

縱於君所失好似悲氏胤其無命蓋前命訝陵則此離以似仇御討不拳和也

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遂得仕進人臣隸圉免○去厮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名也言事君當圖其貫疏云若其有罪絞縊以戮○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

太子誓師云
晉君不能使
鞅討之則掷
苦媚臣今不
恐有大戮

子投車趙言得
花作與進許終
良萃御大
此映照

巡列曰畢萬晉獻公卿匹夫也七戰皆獲有功有馬百乘死於牖下。
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
羅無勇麇束縛也卯附反之吏詰之御對曰痁詩占反作而伏。
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大也烈祖康叔。
文祖襄公蒯聵襄公之孫愚按太子提出三祖隱見統緒歸巳然人有疾痛未嘗不呼父母也而但言祖者
以父靈不佑也國語又增昭考靈公不知此時未非無證不可信鄭勝鄭聲公名亂從隋稷君助臣為從於亂
所注與昭五年使亂大從義同晉午定公名在難不能治亂使鞅簡子討之蒯聵
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戎右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孔疏言士
衆無命傷損以集成也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孔馳言巳命不敢私請
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踣也于車中獲其蠭旗旗名
芳蒸反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敗盡

曰可矣非喜勝鄭甚也中行范不能守微之必矣

周人與范氏田大抵由于則子似伏殺我叔之根

喜極之言

晉師力戰語

[illegible]簡子[illegible]二人負

鄭人擊簡子之上晦臧陽虎矣車先陳車[illegible]之大子復伐

北與大敗俱跟此來前既云從之故此不明敘

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言太子前怯今更刃傅傁

簡子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按知氏指都

騶也趺方爲秩仇氏而歎并仇躁矣二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范氏稅焉為

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得尨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

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

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

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既戰

簡子曰吾伏弢嘔血伏弓衣嘔吐也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我功為上太

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

絕吾能止之使不止絕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材橫木[illegible]

注云鄭貝皆事先施術絕妙

也傳言簡子不識下自伐按材帥軏術衛以駕馬者簡于太子之功上已叙明鄭貝之善無以見故傳足此二語言郵无駕而乘材以行兩靷皆絕以明前之不絕皆良善御致之也

此為戰鐵傳前是蒯聵賴鞅之納至此鞅竟得蒯聵之助然其狡謀總由於陽虎卜戰以上統冒全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歇齊輸之粟鄭以兵送助臣叛君罪無待言而鞅思遮而奪之卜戰以下一路倉皇禱神一段歷呼三祖抵死向前而此時陽虎安然不動聲色於是鞅用虎策旆車先陳鄭人一堃懷懼太子兼機相助竟獲千車之粟夫以陽虎主謀出奇哃駭猶且鞅踣車羅見獲可見晉材實下既戰之後事定功成彼此誇詡而發縱指使之陽虎依然不發一言以見晉之卿御衛之太子皆瑣瑣細人其不爲盜玉之虎

搴旗之庇於齒也幾何矣　趙本叛臣而韓魏誘之歸聽

本逆子而志父送女入交相爲用傳所深惡也故持於無

字處極力表揚陽虎前篇用明寫此篇用暗寫蓋彼所恃

以獲勝者即吾夫子之所謂盜也此傳之意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遷於吳中悔故囚聘

斲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爲哭而遷墓將遷

之輿先君故吳冬蔡遷于州來鄭氏曰楚蔡先君之蹤也而駟主於從楚其幾也宜蔡昭公不能如少康

辭之人中與而殺其陪甍故失心逆發而莫之抒也

蔡之遷避楚也吳欲其近已不爲楚滅耳故經以自遷爲

文而不責吳吳而遷墓是說蔡侯然其時臣民流離播越

[illegible]號女啼影況凡宮室廬墓恐爲屏棄此仁人君子所蹙

爲傷心者也凡前後遷國皆作如是觀

只求援中山三語而概見不勝誅

經 己酉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許氏翰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國父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而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杜解天火日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陽范氏故鄅晉北年四城按今山東沂州北有開陽故城。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公子駟之黨。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惠公卒子悼公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傳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杜解鮮虞

蒯聵之於輒也無論子不克讓即讓亦不可以受國輒之於蒯聵也無論未受國於靈即受國於靈斷不可以拒父

周云此爲桓僖災傳人知桓宮災同司鐸火而及而不知司鐸火正爲桓宮生也識此刊以論天道又云鼎圖紛紛總無人談及極依前前知不來者備以未至火所之孔子其乎

斯時諸侯可以正輒之不當立而不可輒蒯聵以爭備之臣子不妨爲輒迎父而必不可爲輒拒父聖人至此有不忍言者故前以衛主兵今以齊主兵若曰父子天性而殘忍至此由不明大義之降邦助之也

夏五月辛卯司鐸宮名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蘇云司鐸初被人火火越宮而言之廟故以災言之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孔子弟子至命周人司周書之官出御書進於君者俟於宮使待命於宮曰庀女具池汝而不在死子服景伯子服何至命宰人家宰之屬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待命求之校人掌馬乘馬使爲四匹之從巾車掌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有火災恐有闕難故慎爲備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以濡物爲濟救從火氣而爲之備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屋自大

二字無限包括悠然自會

馮云一論中將天火之以之猛延一熱句出又累救火者皆曰類廟于五年字前拈起一層已是綱領緒後逐片寫五人分頭指揮人然俱憂火勢之然

評云五段只就各變而起句不轉另以整治敘之法最似段碎許總貫上下是中點外分之

廟始外內以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七全反）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公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門闕）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疏云象魏是縣書之處見其處而災及其書也）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終甥之後）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瀋汁也言不備而責辦不可得瀋尺審反）於是乎去表之槁（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槁積）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服虔云季氏出桓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也蒸疏晉悼公朝於武宮頃公獻侍於文宮親盡不毀之廟無國無之故特書桓僖災以示戒）

魯秉周禮士大夫莫不浸淫於禮教惟平居無事溺於人欲全不見得天理至倉皇急遽時轉覺本心發動燭理至

明如救火一事從學聖人之敬叔固首出御書府主典籍灰燼而子服景伯先出禮書事事周詳文伯為乘桓子御公輕財重人而急舊章富父復道還公宮一時倉猝眾口紛呶而輕重得宜處置盡善嚴以御眾併力齊舉總無有顧及私家者即此見禮教之邦信義之未泯也　先儒於桓宮僖宮其說不一杜氏云桓僖親盡而廟未毀譏之者曰諸侯五廟太祖不遷其親廟四親盡則祧但祧其主非毀其廟也公羊乃云毀而復立則春秋如立武宮立煬宮皆書於冊豈有新立桓僖二宮而不書之理毛西河因謂桓僖之災災其遷廟也引曾子問為證然亦不可通天子之制七廟祧主皆藏於太祖之西夾室及立文武二世室

於是昭遷於文世室。穆遷於武世室。無所謂遷廟也。竊謂魯制亦當倣此。周公稱太廟、伯禽稱世室。羣公稱宮。則祧主當藏於世室矣。曾子問曰古者行師與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遷廟之主。即祧主。非別有一遷廟也。籍曰有之則羣廟之主。當聚一廟。何以祖僖二主。災而羣主獨無恙乎。竊意當親廟四。惠公居昭。隱公居穆。桓公居昭。莊公居穆。閔公卒。則閔居昭也。已升桓而祧惠。至僖公卒。序當居穆。文二年。縱逆祀。遂以僖居昭。而閔居穆焉。此桓僖二主。各居一昭之始也。自此政在三家。以桓公爲三家自出。而三家之立由於僖。於二宮加厚焉。故桓僖二昭廟不祧。名爲桓宮僖宮。而從來昭列親廟之主。皆祔祭此二宮。遞祧

一討字趙氏
非不勝誅
但且千年土
中幾

遞遷而桓僖之主不毀非禮甚矣祖孫同宮既失之貴魏

盡不祧又失於瀆此夫子以為災必桓僖二宮也陸貞山

謂武宮煬宮亦親盡何以不災意者桓本弑君僖為逆祀

又且祖孫同宮更為非禮乎杜氏所謂不毀者即不祧之

謂非謂二宮不毀別建二廟以處後來二昭也桓僖之廟

同在昭列故延及之此又二主各居昭廟之證也

劉氏周卿范氏晉大夫世為婚姻萇宏事劉文公大夫為之屬故周

與范氏趙鞅以為討范氏吉射與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宏之終違天

全謝山曰當時之助范氏者齊也衛也而周無聞焉周之

力亦非能以兵為助者也不過劉范婚姻或有通問往來

而已趙鞅不能得志於齊衛而守府之屬致從而討之是

無死二字出於桓子之口以明其生前之號深契其

歎之侍臾不可聞也

傳謂周助范氏絕無其迹貴去素明大義其肯相劉以助范哉恃以定十四年士鮒奔周又周與范氏因迹以爲周助范耳嗚呼宏明事劉文從敬王崎嶇歷二十餘戰卒之城成周乘機發子朝而王室定後儋翩再亂又與劉恒再定王室二百四十年周室絕少此臣也乃事定功成身已着及忽死於叛臣之手者而殺宏以說不然則晉賜之甲將直入成周通天之罪尚何言哉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寵臣曰無死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死南孺子桓子之妻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康子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謂也南氏生男正常載

死後擁承正
常一告楚不
其心
注云陰避得
如

周云朝歌邯
鄲相為犄角
攻此則應彼
使歸一處則
一[illegible]可[illegible]也

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
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爾養正常知康子之女唯嫡）
（而發南氏子之不全也）康子請退。（辭位也）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
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傳言季氏宗事）
此著康子奪嫡事。關鍵在康子即位一語相子初未嘗立
肥也。當待南氏之生。即位未晚。而父死據位則殺孤布眾
已定。此時正常固所深喻。故告而奔。召之不反。
冬　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其郛。（伐其北郭）
國　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數之徒趙氏圍之北門已之往擊國外丙攻）
得川　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范范氏丙殺其族言）

皋夷無寵於范氏與鞅合謀而以范吉射之處許之既而范氏奔鞅據而有之遂殺皋夷

決戌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杜解賤者故稱盜就云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昭侯高祖而元孫乃與同名二申必有一誤發微責蔡之臣子不能扞禦也○子成侯朔立蔡公孫辰出奔吳弒君賊之黨○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姓音生○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恥爲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子不道於其民也亦本屬楚故言歸公羊其言歸于楚何京師楚也○城西郛魯西郛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芳解焉荆南日記稱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據公穀二傳恐非先王之意也程子謂亡國之社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亦無所據魯有亳社以國實殷墟耳究隸壞接左稱因商奄之民以封魯則其地舊屬殷墟可知矣又諸君子立於社宮謀亡書則凡社皆有宮不獨亳社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隱公虞毋立○冬十有二月葬蔡

上云如牆並[illegible]之所此執弓而先見衆[illegible]不進也盛[illegible]鍇之忠勇

昭公[亂故是以殺] ○葬滕頃公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程解音懲蓋楚言疏云懲創往年之遷恐其更復遷徙承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孔疏凡人之家【補】傳見翩書盜]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翩以矢自守其門]文之鍇[蔡大夫音楷]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牆俱進]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補】注以盜赴故殺翩不告]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郎賓]

賀景瞻曰昔殺蔡侯與戕鄫子同皆非本國之人也非楚之刺客即吳之奸人蔡求遷於吳昭侯意也公子駟阻之故殺駟以說今距遷州來止一年必無又遷之理其如吳或拜遷或往朝諸大

夫何必以又遷爲恐。卽恐其又遷弑之。當與翩合謀。何以
如墻而進。反共殺翩。皆必不然之事也。經不書弑。蓋蔡之
公族仕於楚者。楚以蔡貳於吳。使翩至蔡。適蔡侯出國門。
翩請見。遂射殺之。如邾人之戕鄫。禮至之滅邢是也。既殺
昭。乃揚言於衆曰。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使我殺之耳。蓋
卽邪於諸大夫也。承楚聲也。傳點一承字。如翩久仕於楚。
習其方言而弑昭之。爲楚人聽然矣。公孫辰者。或翩主於
其家。或與相善。恐禍及而奔。然不奔楚。知不與殺申之謀
也。公孫姓卽前此奉晉命滅沈與國之沈者。从爲楚所惡
霍姓之黨也。蔡既討翩。閱月意者楚人來討。適殺二子。
以除其所惡歟。誅盜不書。畏楚不敢告也。蔡連年放殺大

夫至於五人皆公族也衆叛親離誰與爲國

昭侯以吳師報祖父之讎又不甘事楚輾轉求卹於吳遂爲盜所殺其志可閔矣文錯以身幸先賊遂授首其忠可以報昭侯蔡自昭侯後絕不見經傳至春秋後三十二年方爲楚併可知蔡君臣猶足以守其國而不比陳之忽諸也

夏楚人既克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負函楚地按今河南信陽州眅普板反致方城之外於繒關繒關楚地曰吳將泝江入郢逆流曰泝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僞辭當備吳夜舍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單浮餘楚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

陷強敵所致
是由符合計
日[illegible]得
無所不用其
詐而偽時候
信[illegible]之辰
亦[illegible]然

晉代楚用詐
奇兵販取於
晉人之僞詐
七首[illegible]與
然[illegible]不無
思又卻之子
晉
附云郢陵之
得蔡與楚皆
令兵擊晉楚
有功者姓者

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音二

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豐今[illegible]，析今南鄉縣。內鄉縣之西北境。淅川縣）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上雒今商州。菟和、倉野皆在上雒縣。東今山河南上[illegible]商州東境）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陰地晉大夫守陰地者，稱命大夫）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以[illegible]武關出兵伐晉）

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三戶今南陽丹水縣北三戶城）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復爲立宗以誘蠻子之民）

晉楚之執政，趙鞅、子西也。乃謀北方，子西謀之也。而聖經

乃流帥師圍晉取邑以救范氏而趙未與趙戰敗趙之也惜步步斯從二子隨二子則兩國之師去也

專罪趙鞅。只必速與之四字。畧趙罪。晉之義。躍然。

秋七月。齊陳乞僖子弦施弦多衞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晉邑按今直隸臨城縣滦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八邑晉地。按欒今直隸欒城縣及趙州北境。鄗今柏鄉縣北。逆畤今完縣東南。壺口今山西黎城縣東北。俗名晉兒哙。○鄗呼洛反。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也。弦施與鮮虞會也。按今直隸唐山縣西有柏人故城。顧遊見諸侯多救荀范。且務伐解虞起

諸侯多救范氏。離諸侯之罪。然亦由鞅本叛臣。自叛歸國。名義不足以服人心也。

經　辛亥五年。春。城毗。程避備晉也。○夏。齊侯伐宋。彙疏景公怨伐宋。並以宋人伐曹執[illegible]○晉趙鞅帥師伐衛。宋出師衛棄齊爭伯范中行復則晉

以一禦矣

服齊而齊從矣救仇范中行禍亂職聘
居衛則衛從晉而范中行無所恃矣○秋九月癸酉齊侯
杵臼卒○子荼立○冬叔還如齊巢送使卿弔且會葬也○還音旋○閏月葬齊
景公按陳氏云喪不紀閏閏月葬非禮是然惜生偷薄爲後世立法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
張柳朔○言諸昭子○桓趙范吉射使爲柏人爲柏人宰○昭子曰○夫非而讎
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公家之事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
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
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爲吉射距晉敵
死衛護王生之來舉柳朔之死義皆不負其心○
范鞅受晉意如之路○昭公客死○荀寅求貨於蔡昭侯○虎以
封殖其家爲子孫利也○轉盼而鞅子奔齊寅及身亡命○虎

積子女玉帛安在哉　柳朔為范氏死亦可知私門有人

公室無士

拔西鄙囝晉定孤立於上臣交爭於下專殺專伐其[illegible]

也晉陽近晉地險兵强據之足以要君朝歌邇晉僅能[illegible]

保鞅之驕盛矣以擅兵逐鞅之罪歸於寅與吉射而獄僭

晉陽之中反名為除君側之惡故得傲然而出怡然而入

也鞅未叛以前執晉政者六家既歸以後執晉政者四家

漸併而為三春秋始慮晉卿之多今又慮晉卿之少也愛

惜自鞅晉定何知視荀士之以貪亂政又存變矣士葉者

寅竊鈞者也趙鞅竊國者也

貢

趙鞅伐衛趙氏之故也從圍中牟　衛附范氏故也

問云弄設客其祇有此明卻大谷之現其旁也乃以一二無能人攄一孺子而謂可安於無褒而諸子盜逐陽定冀人晉國大計讀鮒根好矣

名爲蒯聵。實爲范氏。傳、有、以、知、其、心。

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未冠也。而死。諸子妾婦官之號鬻姒景公妾之子荼。安孺子音徒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開音閑公疾。使國惠子。國夏。高昭子。高張。立荼。寘羣公子于萊。萊齊東鄙邑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諡蓋葬後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此、言、荼、之、不、足、以、主、國、也。諸大夫惟恐立荼。而公護辭拒之。立荼而逐羣公子。大倫不正。何以協人心。萊人之歌言

貴人也亦從八也殺其身而已

羣公子倀倀無所之見民情屬於羣公子而不在蔡也故國人知陽生之入而不言或謂蔡人爲蔡危之非也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子產子國參）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大雅攸所也塈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遵商頌故受禍也）

經 子士 六年春城邾瑕（杜註備晉也案疏邾瑕邾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瑕以別之按城邾瑕適邾也今在濟寧州南有城止此）。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羅傳齊景嬖長立少屬諸高國既惡且情乞逐之如假倘其而欲君立君皆在其手可爲）。叔還會吳于柤（柤杰蓋相之食卿魯之將有吳憑矣方興以號伯者史抑之輕其國本也鬪非人之哉○魯史會吳從楚而如吳○柤莊加反）。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卒子惠王章立）。齊

陽生入于齊。為陳乞所逆，故書入。齊陳乞弒其君荼。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于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弒主。○悼公陽生立。○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日〕赴先以樂髡伐之，未服，故今又伐之。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杜解〕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纂箋〕晉亟伐鮮虞而卒不得，則鮮虞非弱國也。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陳盟在昭十三年。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驕傲。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寵也。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

一語提破

周云：乞此原有疑已之意，而用此構之，語語蹈虛邪。

[illegible]畜稱實以[illegible]激此節以且恐彼合兩下相欲佐手不得手小人而能如謀雄伐惰而天山勃野不于於此人乾氏以山后多張得國何但厚龍

滅之需疑也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林註謂諸大夫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鮑國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不書非卿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晏嬰子弦施來奔國施

陳氏不去高國。荼不可弒。欲去高國。必藉諸大夫之力。而高國與諸大夫無怨也。云大夫欲去高國而高國怨卽告以高國謀諸大夫。而諸大夫皆怒其交鬬處在及朝則曰

此以將王召非作兩段看總當此上為一段欽下敘逃兩國事兩兩事說全死件不敢為見舍

以下數語撇開高國。就諸大夫之位與之定謀。上段一早字。下段一先字。使速爲之。恐遲則其謀破也。及至期逆。自已亦在諸大夫中。高國爲之芒然。國人追之。乞使之也。其作用全似楚費無極。高國身受重任而夢夢至此。平仲盡心公室。深以陳氏爲齊蠧。無守之忌久矣。第以素有重名。公與國人皆所心服。不可遂耳。追平仲卒。乞遂借高國之弄并發國逐之。根從前之積慣。除將來之後患。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附近劉炫曰再敗謂今峻更敗也棄盟逃讎僅方敗遲還杜非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申子西結子期啟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

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陳地吳師所在。按今河南項城縣境。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附注司馬貞曰。閉塗即禮記所云敢塗者。謂匿其喪也。徐廣曰。塗作殺。謂軍壘也。逆越女昭王之子章惠王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禳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雎漳。四水在楚界。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

悅已聞子以知之則未為知道

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遂循古堯天之常道有此冀方（云此在尚書五子之歌書無陶於天常一句下亦似異）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又曰允出茲在茲。（又逸書言信由己則亦在己後分書大禹謨）由己率常可矣

柏舉以求子西但知滅國而不知報吳其去夫差立庭之呼遂矣楚昭以救患之師為復讎之舉誓死不同可謂大義炳然矣及自知將死以時方多難國賴長君合子立弟至五命必從後已楚君罕有其匹者若其不忍移疾股肱而慨然於三代命祀不祭不祀真絕大識見絕大學問春秋賢君當以昭為第一人也使有賢宰臣以輔之何至僭

王猶夏依然故我哉故孔子於昭以知大道與之而於子西則甚不啾爲者惜其有君而無臣也史記載楚昭欲用孔子子西沮之信然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黨）

乞忌高國而逐之君晏則或有父風弦則嘗與共事皆不可干以私邱邴意茲垂葭之役能以乘軒恐故君恩重不忘孺子傳先著此句見諸人竄逐幾盡也所存鮑牧雖醒亦醉發蒙振落耳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次辭逆荼栽在陽生既入之後然其謀實定於未入之前）陽生馮而見南郭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且于鉏反）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共言故欲二人共）

（誠以試馬爲辭）出萊門（魯郭門也）而告之故闞止（陽生家臣子我也）知之先待諸外（欲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陽生子簡公）也處戒之（戒使無言）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陳氏得衆）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于僖子家內）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命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主車之官差所宜反）鮑點（鮑牧臣）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荼也）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頓地故折其齒）悼公（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己可爲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

閒則不能無亦失正是不爲何卜意分明斷行危以亂君爲小事

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按賈氏云此時齊廢置死生在鮑子掌握執而戮之身名兩喪君使胡姬景公妾以安孺子安號也如賴齊邑去鬻姒荼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也說音悅句音鉤公使朱毛齊大夫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皆也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內有饑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抗能容羣臣者謂凡事能自決斷而不疑羣臣之不服也正是催他下刃毛復命。公悔之。悔失言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駘。齊邑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地名恐駘人不從故毛埋於野張帳而殺之實以冬殺貍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遂達其祇適以冬告飾。騐他才反

受盟以上。是陽生入齊傳。下是陳乞弒君傳。陽生入齊傳筆筆歸到陳乞。乞主謀也。正發明下截書乞弒君之故。弒君之賊。名在諸侯。如趙盾之弒。董狐書之。崔杼之弒。太史書之。至於書人書國。因其來告。載於策書。聖人皆因舊史之文以立義。若荼之弒。由陳乞。觀其語語推開。字字婉轉。勸其速殺孺子。而曰孺子何罪。乞豈自以為弒哉。然而史竟以乞告。蓋自崔杼弒君。太史死者三人。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而往。聞既書矣。乃還。四十年來。史以直筆自厲。故景公之世。猶有史嚚。幾為梁邱據所殺。然則陳乞名在諸侯者。以齊有不避刑威之直史。春秋得以據之也。　公子比自立。命觀從至乾谿。一言而散楚衆。蓋之縊比主之也。

故弑君書比陽生立於乞乞能用陽生陽生不能用乞乞不令弑安得弑之是乞主之也故弑君書乞谿靈者觀從觀從即欲殺棄疾竊之弑非棄疾所能代也乞欲弑荼乃立陽生乞之弑荼並不為陽生陽生為乞用耳荼之弑非陽生所得代也

讀左補義卷四十八

受業毛　昇　增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埭　垣　挍

襄公二

經 癸丑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于眷反。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才陵反。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杜解他國言歸于魯言來例也歸義邾於魯執補非恭三家伐之明示不有公室公當痛心疾首而反自伐之何也。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杜解定八年鄭始叛晉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為晉討鄭乎。左氏非

此步步進劃吳無能爲句直注只了之然

經學爲步

不學承流機族

貢東發曰鄭罕達侵宋七年矣齊次渠篨不伐不救宋知齊之不我救爲厚於鄭也故不敢伐齊景既沒宋妄圖故既伐曹又侵鄭報罕達之師且求諸侯也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莫大於拒父。而不敢聲其罪此、云、拒、父。恐、彼、即、云、叛、君。

夏公會吳于鄫、吳欲霸中國因抄部吳之與也好使部而會之朱法魯先往會之。吳來徵百牢。

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范鞅過、十。在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若亦棄禮。則有淫過也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

汪云不以禮節承上文來上下一串

反結應字

凡用會字處皆反說到吳之棄禮招外侮自在言外

游十二」天子之牢疏六爲牓學客玉令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字以兼饗公侯伯子男也所注上物如冕與旂

俱十二旒玉輅繁纓十二就之十二類而牢亦在其中以爲天之大數也○故天有十二次制禮象之今

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

棄天而背本違周爲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放棄因疾來伐擊我乃與之大

宰嚭吳大夫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

君長于道路大夫之謙強臣之謙遜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拔國之君苟大道長寫盡春秋侯之國大不敢不出門吳大國不以

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既共命焉其

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孔疏謂治其本

周太王長子太伯仲雍弟太伯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

周公所制禮也太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荊蠻遂有民衆太伯卒無

然也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

伐邾之事本魯而爭諸大夫以謀非謀也直欲張其心為我用也

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瑞委禮衣疏云應劭云越人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蛟龍之傷害王肅云端委禮衣之冠玄端之衣也按子貢亦因吳反自鄫以吳為人曾有是說引以折之事之有無不暇計也

無能為也不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文襄以來貢賦有常侑賄有典無非分之求也自范匃厓階而晉霸衰至士鞅聘魯責十一牢之奉晉霸自此息矣吳通中國入郢而霸諸侯趨之於宋於魯並貢百牢晉霸曾有是哉蓋中國無霸而太阿歸諸荒裔其虐百倍此小國將滅而七國縱橫之漸以視文襄之世又一變也

季康子欲伐邾陳氏曰伐邾雖書公實季氏意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吳也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信與仁也危將焉保蓋

行人不信賂
與鴻詞枚伐
小不仁預斷
人怀

諸大夫阿季
孫便伏下遂
背於邾之故

燕子處堂

屋大不宮壺

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泊欲使大

夫不逆其言安也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者大夫對也諸

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

大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不自危者不危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言答魯季

不樂而出

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邾不大夫諫不聽

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

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

成子以茅叛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

茅今在山東金鄉縣西北財物也

掠觀其古 以字江如虎 狀入穿無不 遍寫 備云所措凹 中包胥之屈 而甚[illegible]乎

君威不立四 字逆使吳入 色動

全為吳謀絕 妙辭令

于繹。繹邾山也按在鄒縣東南師宵掠。以邾子益隱公來。壹夜掠傳言康子無法前者皆得獻于
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因諸負瑕。魯邑按在瑕縣西負瑕故有繹。邾之繹民
使在負瑕故相就以辱之使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
晉而遠吳。馮依馮恃其眾。而背君之盟。辟僻辟君之執事。以陵我
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
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
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
貢于吳其國大言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屬以私奉貳唯君圖之。
吳子從之。為明年吳伐我傳。
邾與魯皆吳與國夏盟于鄫衍。秋即伐邾。景伯所以為危
也。諸大夫迎合季孫。謂可以併邾。孟孫力破之季孫不樂。

而伐邾之意已决。其入邾也無所不為。吾不如季孫何憾於邾。而怨毒之深也。乃知三年叔孫仲孫之伐邾。六年之城邾。瑕以逼邾。冬。仲孫之圍邾。皆季孫意也。此獨以公行。何也。蓋公為季役。而以惡名歸公也。語本王氏大國之討。則將委罪於公而已。不與焉。此其志也。然則季孫在師乎。入邾無季孫。以師委公也。諸大夫受命於季孫矣。傳叙其言曰蕞國存者不能數十。媚季惟恐不至。斯時與議者唯子服孟孫兩人。餘皆季孫也。故季氏居守。而晝掠宵掠處其宮。執其君。陰屬諸大夫。蓋情為之可知。前一段。即伏中段入邾之事。方服杜解之確。而謂大夫皆諫者謬也。通篇何以不言公。若曰非公也。季孫為之也。以發明經不諱公之義。

以小弱之國而背晉奸宋好弋鄙人而[illegible]授之政失其五邑而不之懼宋師既退而反藐之皆頑冥[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事而[illegible]君臣雖[illegible]其不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中

末段茅夷鴻請救不出首節景伯所料季孫豈不自危而以公爲試也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桓諡）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

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曹始祖）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補注曹亦有司城據孟子陳亦有司城）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按今河南夏邑縣西南）揖丘（按今在山東曹縣界）大城（今在曹州界）鍾邗（爲明年入曹傳也今俱在定陶縣界）

吉有以御使之一戰方秋得也

曹亡爲春秋之終。而其亡若有數存焉。以見七雄將起。先王先公之澤。自此而斬。謚傷之也。始言鄭能救曹。終言晉人不救。于小國之救亡。正以責大國之坐視。晉彊息而小國益無所依。

經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冠魯之誌

爲蔑諸未三變炙之哉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姑盡所得備猶之三此知邊鄙尚有備也且後疆場之備猶敵於以來我而有以伐西鄙托鄰以止爲邊患而不能直造於國也今公咎有之師直言伐我以見其直造於國都耳。○

夏齊人取讙及闡。按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本魯闡邑地。闡邑不言伐與者加莫大於之邑。歸邾子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雉立子過閔公音戈。○齊人歸讙及闡。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

傳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褚師大夫。肥宋曹人詬之。詈辱。

肯騶爲邾故乃受兵之由所謂召之而至也

不行。（殿兵也）師待之。（林解曹師見殿兵不行遂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宦說彊與曹伯論彊正用武之將不爲無備何故怨然滅得當時以小國單弱之衆外則用兵諸侯內與土功民心離元氣耗也。）

先儒謂戰國時有齊交爲曹君之弟曹尚未亡則宋於曹。猶鄭非之於許也。一綫猶存。不以滅書。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問可伐否輒故魯人就云定十二年與不狃奔魯兵敗奔齊後自齊奔吳）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奔亡）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者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疏云言奔命則有命乃奔之若命不及亦不當還）所託也。則隱。（補正言已託于他國而臣事之雖不奔命猶爲之隱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懟惡廢棄其鄉）

必有與斃四字一篇之綱

此與後十一年鄫之役參看平陽...具有戰術之才...用於齊故吾...建奇功...有者不用於...魯而一爲武...

黨之。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鄫人漚菅吳竟田。漚菅吳人拘之。鄫人敎吳可克。吳人云若伐武城必可克之也。

續左傳讀本　卷四十八　哀公八

城守與使吳師不入一為幕庭三踊使共子三遷使吳以用間何不為城下之盟哉

微虎欲攻行治數之也

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為內應按子羽有賢行多勇力為武城人唯重以犯招羽則武城克二語皆有若之言

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三邑魯地按今山東費縣西南有閔陽[illegible]即東陽也費縣西有五梧城蠶室應亦在費縣西北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敢不可望得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魯大夫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踴於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踊之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被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至稷門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也按聖門有若亦與[illegible]三百人皆國士也然見當時人

洌六與涖於邾之詬而與師□微一言其氣亦沮惜魯人懼甚耳

注云請釋子服出自季孫而當以姑曹必係景伯當場權度切之使其自止也

朽之感季孫北之傳非表其愛惜國北也進止一取吳入行泱於季以見三百人皆季氏平日抑之無由自見在宣十五年成魯求與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載寺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將欲出盟釋吾也魯人不以盟為了欲因留景伯為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吳人盟而還遂兩北不書盟恥吳之

首叙吳為邾故則此師由於季孫利則季氏享之禍則通國同之而胆戰股慄無能發一謀傳深惡季孫因出色寫一不狃前半是明寫後半是暗寫其云必有與斃者實語也云齊晉楚將救之虛聲恐之也一路布置不忍以小惡

覆宗國可謂君子之用心矣以下寫子羽父子寫公庚實
三人寫微虎有若隱然以不狃爲主王犯與子羽之父交
好必非常人而國人悉爲內應然犯卒未嘗以不義拊子
羽而子羽悉力捍守與人會之克東陽進師想見小邑禦
全吳之衆百道俱攻堅不可拔後淸之役冉有以武城人
三百爲徒卒取其義而勇乎然而武城不致久困者不狃
陰主之也或曰戰於夷是追叙東陽之兵耳三家實未出
一甲魯敗吳是厚其毒也先聲懼吳足矣幾以不戰爲季
孫之謀畧不知淸之役齊師伐魯三家尚不能禦諸竟況
吳師之强倍於齊而能出師乎故大義激發僅一微虎備
徒兵僅三百人墨門詢弟不用一人而有若且雜於步卒

之。間。其伎倆已見。然而吳人行成之迹者何也。蓋不狃。險主。其問胥攻之計止而不行。吳王聞之不狃。使之聞也。因悟。與。懿之言不爽。實者驗。虛者亦以爲實。恐三國之救故行。成而歸。皆不狃之力也。先儒謂即此知不狃實有心公室。夫子欲爲其名。豈無意哉。吳輕而遠。已奪其魄。少待即歸。何至城下之盟。而季孫不從。絕無謀畧。亦可知矣。嗟乎事平之後。不狃有功不見。名還滑臺。有若及諸國士。不見錄用。叔子析鉏等不見旌褒。故肥之罪甚於斯。

齊悼公之來也。作在五 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康子叔父。魴音房。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又字衍乙
公何讀乙

公斁謂齊爲邾故伐魯。與傳異。陽生何人。無夷爲之告。而與邾隊之師耶。當以傳爲實。

或譖胡姬景公妾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爲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也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太宰嚭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在栫爲反使諸大夫奉大子革邾太子以爲政。十年邾子來奔傳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臧會子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

且逆季姬以歸。嬖。盟不背諱晉之魴侯所通者

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乘使爲[illegible]鮑牧本不欲立[illegible]

當作數言來
游陽小與之
何之久矣

汪云作如許
頓挫紀殺之
必勞于陳介
以他發復帳

故諷勤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待其曰吾我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麇亦縛。麇邱則反

自高國受強之逐。而齊之強族惟鮑氏。陳乞所必欲去者。況伐魯有功。非陳乞利也。凡廢立必有密謀。又必注意一人。對蔡公子語之。則是醉後狂言。公子之愬。乞使之也。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經 乙卯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杞而葬速過三月。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書取覆而敗之。疏云。謂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掩。一軍皆見禽制。按雍丘今河南杞縣治。雍於身反。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吳人侮放生幾以儆其民

孫云日作一壘精兵師久之則壘合此如築城社多少中情者只以每日遷舍四字疏之

傳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征齊與會故辭吳師）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為十年吳伐齊得之）

鄭武子賸（以證反）之嬖許瑕（武子之嬖）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請取之於他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每日遷舍。（壘作壘）

壘合。鄭師哭。子姚（武子）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使有能者無死。（能者惜其能）以郟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師氏云。鄭圍雍丘。宋皇瑗圍鄭師。雍丘應乎內。瑗圍乎外。腹背受敵。而為宋所取。使有能者無死。謂不殺也。此瑗軍令全師不殺者。僅二人。春秋殆將為戰國矣。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宋公伐鄭。（報雍丘。卓氏曰。皇瑗盡俘許瑕之師。殲滅殆不啻入背之易矣。逾年侵伐。不能得志於鄭。而其師[illegible]）

注云一邗字
及上門奇文

救鄭必須伐
宋四人粗言
宋不可伐戰

昌與雍卯之役相當兵驕者敗。宋之謂也。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按廣陵今揚州府。邗音寒。

吳人此舉江淮相通。為千古運河之始。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疏云。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占諸史趙史墨史龜。晉史。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可與兵。利以伐姜。齊姓。不利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疏云。秦本紀嬴伯翳之後為嬴姓。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其伯翳後世為盈。淮蜚廉有子二人。一曰惡來。其後為秦。一曰季勝。其後為趙。今卜趙鞅伐宋。故以盈子二姓為占。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皆不可干。炎帝為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

以敘陪寫既尋寫或從對面寫一意翻作四層脫換然化無迹

求勝必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也故爲如川之滿不可游)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爲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故不吉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之需☵☰(乾下坎上需泰六五爻)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陰而得中有假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爲婚姻甥舅之國宋爲微子之後今小得帝乙卦以爲宋吉)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於則我此之爲不吉)

鐵之戰晉鄭絕好矣或謂此後當復有脩睦之事故趙鞅欲救鄭信然也宋景滅曹又盡殲鄭師復伐鄭不已則救鄭豈非義舉乎然齊嘗助范氏趙鞅之讎也史墨趙鞅之私人也趙鞅欲伐齊而不欲救鄭故以救鄭卜使其禁言伐齊之利

以敵臣民之心。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反與齊謀伐齊

傳丙辰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孔遠當是自吳逆來適魯太子革為政集法先為魯所俘而又來奔不知恥甚矣。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子簡公壬立。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杜〕解晉歸齊納之會逃[illegible]蒯聵之黨今歸于衛必從輒而棄蒯聵故十五年蒯聵入國彄復奔齊。薛伯寅卒拔立若無考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吳欲以救為名還入即樂得而予之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杜〕解將子貢之言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地〔歸〕義方與齊伐魯忽與魯伐齊舉動

無常齊人弑悼公赴于師以說吳按明是乞弑而齊之記載異無有主名傳亦因之傳之慎也

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吳大夫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

敗之按雖以說吳而料吳必入遂路敗之非乞不能有此權謀于吳師乃還

傳言弑而經書卒此如鄭髡頑楚麇史氏以疾卒告魯去

子無所據以正之也或曰齊史以直筆書弑荼而以曲筆

諱陽生何也乞以權杼行弑史官爭死者不一其人卒書

其事杼終以此失人心斷悖之禍所由來也故前此弑荼

乞不致匿嗣後太史南史甯俱易擢私人如太史子餘者

俾掌其事而直諒之士不與焉陽生之弑乞豈不早為之

所而使其名在諸侯之策哉故以以疾卒赴而後此壬之

[illegible]以主名也添則孰弑之亦乞弑之蓋倣崔杼弑

報讎也伐齊也乘吳之援說齊卿中軟尤利分

藉此設詐之世家得此言術仁說之旨其史詐獰國鼎總不可得

非說晉之故智耶。胡文定謂陽生守正見弒而深沒其迹。其罪處。謂所在而悼公適。不偽告於吳。茲二說者豈其然哉。

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伐以侵故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事不再令。再令齊也卜不襲吉。事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犂今屬縣今山東臨邑縣西北有城轅今高城縣西北有坡城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伐齊未得志故爲此年吳伐齊傳

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吳楚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

九七傳疏夫孫儀因爲桃之于典孫甯甫氏
世稱知伯然務德安民大賢之事亦甯是札

不務德而爭諸侯民何罪焉撫文尚有愧色況其他乎既退以成其名復他之以務德是以晉養人氣象季子豈徒以讓國見者哉陳弱極矣而楚必欲併之胥救陳善吳也不書季子告辭略也

食也

經（丁巳）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在）。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林解齊魯交兵止此）。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按立君無考）。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涅也）

傳十一年春齊爲鄎故（杞能鄎在前年）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

此段以冉有爲主系季孫孟叔孫而三家之卒始出

（齊地按今山東長清縣）季孫謂其宰冉求（魯人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君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自度不能使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竟內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叔孫武叔孟孫懿子）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按子猶云倶一人帥師帥可以戰不必君與三家親將也）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不戰爲不臣）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羣謂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家歷一鄙之衆敵齊之兵車有餘用）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己之公朝）俟於黨氏之溝（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己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

左右之師　段托　入　詞讓非　不也求　五

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已　欣戰故不割）不退而蒐乘（蒐閱宮慈齊師爭城　下尚未背向前三家）
（之勢如此實此却是轉移　而不用也拔冉有詩黎請）（肘蕭哀公亨至于亡正以有君子　覓又請昂封彝之闕三家不可而）
（聰其畐薄撤摐也此發　明稻肩耆伐我之義）孟孺子洩（孟懿子之子武伯彘）帥右師，顏羽御，
邴洩為右（二子孟氏孫）。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為
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冉求也）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季氏之甲
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步卒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
門之外（南城州出）。五日，右師從之（方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務人（公為昭公子）見
保者（保守城者）而泣曰：事充（蘇役煩），政重（賦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
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已不敢不死）！師及齊師
戰於郊。齊師自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
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眾三刻約言）。如之，眾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師入齊

[illegible]以大敗三 [illegible]之遂入 [illegible]是左師 [illegible]右師 [illegible]後消奔 [illegible]師所求之 反殿不狃死 [illegible]右師之敗 [illegible]用死澈首 [illegible]全師之勝 [illegible]孫語入 [illegible]之奔 孔子許汪錡 而不狃公為 [illegible]子側在其 [illegible]此詰右師 [illegible]求而決 [illegible]在其中是

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皆齊大夫）涉泗。孟之側（孟氏族也字反）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善）林不狃（魯士）之伍曰走乎。（五人為伍敗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為欲皆無戰言）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諜曰齊人遁。（諜間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二子頁孤孺子問嗚）子羽（顏羽）銳敏。（銳精也敏疾也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奔）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背俱也）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為童子當殤疏云禮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為下殤不滿八歲為無服之殤長殤中殤服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

以義則不背戰不背謀也不背敗勝負不殊呂謚所以能遏齊師而魯之社稷未即殄滅者皆孔子之徒之力也按此兩引孔子之言孔子歸魯在是年之冬蓋因其事而論之

此分兩大段讀以右師從之截上叙未戰定謀下則叙戰勝敗力表冉有兼表樊遲孟之側及死事之人皆所以惡季孫也政在季氏一語為通篇樞紐再日齊制二子至臨戎欲已居守二子執殳冉有直刺季孫并激武叔而督師始出督舍中軍後止左右二軍季孫一軍命冉有率之孟叔合為一軍孟孺子洩率之三師但主號令無預將者左師次雩門五日而後右師從則右師之敗已伏於此插叙務人之言將季氏罪狀一一夠清二氏之懦實由季致又以見冉有當此時勢能轉敗為勝益見其難此一段乃遡

篇關鍵。以下左師右帥分篇而俱以孔子語斷結見魯非無仗節之士立功之才無如季孫之不用何也。寫冉有一室敵軍。是其謀畧。語傲三家。是其忠勇。知樊遲用武城人。是其調度。用矛取勝。是其戰功。而最要在師入齊軍。蓋身當矢石。率先陷陳。誰敢不奮。宜夫子有一字之褒也。寫孟孺子五日從師。已誤軍期。方陳而奔。殆先敗走。務人不狃。由彼而死。苟非之反殿後。不將遺二陳之俞哉。彼此相形。功罪自見。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有餘。以爲己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張逆轅頗之奔可爲人民托公以皆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

祝之私者之戒。拔此特出奔者非領於同列卿逐於國人其罪大抵相同

稱經公會吳子伐齊

主客對稱

只人人關死意分作兩層以得經傳格刑從前叙何

粱糗（糗乾飯也起九反）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糧糗）

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蔡爾陳介居吳楚，其君臣即朝夕脩省勤政恤民，猶懼不

免，傳載此一則，以為陳亡之徵。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illegible]以報也）五月克博。（博齊邑按今故城在山東泰安州東南）

壬申，至於嬴。（[illegible]）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

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

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書子占）爾死，我必得志。（欲獲死事之功）

（陳氏曰賢哉書也生逆亂之族能將死國其曾[illegible]之倫乎然謂陳乞自是弑君陳書自是公義各不相掩）宗

子陽（宗樓）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桑掩胥御國子。（國書）公孫夏

曰二子必死。（亦勸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送葬歌示必死）[illegible]

色

滿城紫氣恐揮一人往頭為之一振可見將衛有人敗將之敗皆乞陵之

完敗將北

追叔

疏正云奉甲從君者受之

子行陳逆命其徒具含玉(亦示必死按陳逆迷眾不過虛作必死之狀)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五氏其令儀)使問弦多(齊人六年奔魯問遺也)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言物死戰振賢毀軌部清廣獲獲功以死洞國)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戰言將死也傳言吳師將至人皆自知將死)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吾數言齊知敗而欲戰是自棄其師也公而會吳伐齊吳退志在方皆魯逆)將戰吳子呼叔孫(州仇)曰而事何也(問何職)對曰從司馬(從之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鈹(者。普反)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賜子貢孔子弟子疏云子貢衛人故稱衛賜)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之)

言拜若受之禮特加紉以與上段相照以爲起以得特此節照應於之

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以獻魯。元，首。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按歸告於天，猶云昊天不惠。吳氏曰：使伐下國殺之，天若不三字畧讀，其義自明。

作虞歌[illegible]之功也[illegible]齊之[illegible]

[illegible]陳公也[illegible]吳嘗伐魯，攻武城不克，微虎欲宵攻而吳子一夕三遷，弱魯猶然，況強大之齊耶！前此伐齊，舟師爲齊所敗，何至師未至城下而三軍皆死氣也？即知強弱不敵，如秦師濟河焚舟而背師不出可也，乃乞以死事，弟以得志自予，是何心哉！蓋齊之強於屏，遂一旦而[illegible]陽生已弒，悼公初立，鮑齊得國，其勢不遠[illegible]之臣必在列，將立有爲之主[illegible]

東郭書先登受賞尤所深忌故乘吳師之來乞以精銳守城以羸卒拒敵名雖三軍實不堪用驅至艾陵與忠義之臣而惡聲之乃惟我所爲乞所謂得志其以此乎且死者人之所畏萬不得已而然而或交相厲死或歌虞殯或具含玉或問遺弦以琴是未嘗臨陣而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豈必諸臣皆視死如歸哉早知全師覆沒莫勸陳乞之心使此師不出也無如中軍主將寂無一言而陳書又自願殉國同事中又有請長繩累吳人之頭者故諸將皆不敢諫揮淚出師其家人知必白衣冠送之也傳步步寫來正與乞得志二字相照而齊人何辜三軍並殲並附其弟乃以博乞之一快乞可勝誅哉經書國書主此兵也傳罪陳

汴云豢字新而確五字字字傳太息之神俯云則之失計在近交而遠以攻與國而交仇國

汪云正喻扮錢而下敵就諫許越成將撰與更累進吳大禍將及

乞正其本也。傳之所以異經也。末敘州仇一段與起處相應。深罪魯也。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宮謂句踐身

率衆以朝驕吳之志使之無後顧一意從事中原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擊之所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可耕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撫滅我也猶言越不亡則吳其滅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從橫不不命有則劓制也魚器反殄絕也無遺育。長也無俾易種韓生類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補正子胥爲吳王使於齊也古者兵交使

也 釋云或謂子胥可去不知伍其力以報楚將亡而去之翊井忠臣実非孝子性一死可以兩全

在其間。為王孫氏。補正傳終言之亦猶夫槩王奔楚為堂谿氏解謂攺姓辟吳禍升 反役。丈駭反也

王聞之。使賜之屬鏤。劍名。鏤力俟反 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

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

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黃省曾曰。胥始盡謀於齊

閭閭者。為報楚也。思先君報讎之恩。而忠於其子。一報楚酬

親之心

巳爾。

諫詞作五層寫。戀見越不可不滅。伐齊無益。留越有害。屢

用比喻以使其悟。痛哭流涕之詞也。伐齊有功。志得而驕。

又聞屬子於鮑。國安得不怒。王聞之。脏臟伯嚭之譖。

季孫辭要至此方謬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印齊也 初。疾娶于宋子朝。宋人仕衛為大夫。其娣

傳文一節

之娣所娶女。嬖。子朝出。出奔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

再娶　三請尤甚　詳叙其母　旁叙其娣　亦孔文子侶之　前出另叙器　又仲尼止之

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衛邑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軒車也以獻於君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疾之弟使室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妻疾臣向魋。魋為宋臣向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邑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于鄖。葬于少禘。黙言疾之失所非巢鄖少禘皆衛地坂今河南雎州有梁亭初。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設御旧獵大叔懿子太叔儀之孫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太叔疾悼子即位。故夏戊悼子之甥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削其爵邑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illegible]附日講疏云明堂位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今皆作簋曰胡或別有據或從而誤用兵[illegible]

圉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illegible]

語衛靈公之說同甚 人惡用兵故所告然與 文子遽止之曰。圉名文子 豈敢度

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仲尼 魯人以幣召之。乃歸衛反魯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世家季康子 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是也

一路寫來皆孔圉無行而傳以爲猶能慇重聖人。故先點

仲尼止之。後又復叙夫子止之之言、胡簋之事、隱刺其褆

躬、無禮。彼會意言外。躬親止駕、不敢攻疾、則猶知改過爲

足多也。夫子所以節取之。且以見止之之後。種種非爲皆

夫子不在衛而顛倒彌甚也。

季孫欲以田賦即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illegible]

以田田多少出軍賦也釋傳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之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

[illegible]之曰

所云不對者以其不見聽也私於冉有出與其力據而或止也

何元傳中之

然

丘不識也。三發附言卒不終也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答公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事行政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為明年用田賦傳

經曰用田賦。謂既用丘甲又用田賦也。夫子云貪冒無厭者。倚自宣公稅畝什取其二。此時既稅私畝。萬無可加以丘甲每乘增一甲二十五人而未嘗增及馬牛車乘故以兵賦為名。意者不以丘限但計田之高下肥磽以定其多寡之則或一丘或二丘出馬一匹牛三頭而抽其私田之

入以爲供學同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之制王氏謂能以軍用計田以出貨財故夫子以爲貪冒無厭也

經 戊午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征歛貢書之以示收民重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會吳于橐皋（杜今江南巢縣西北有橐皋鎮）○秋公會衞侯宋皇瑗于鄖（發陽也杜今江南如皋縣東立發繭古發陽也）○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傳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季孫之罪大矣○而冉求謀之不力其事遂行○夫子所爲鳴鼓之攻也○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

宋女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

者夫人諱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絻者問

首句加昭夫人三字名分凜然不書吳姓為先君諱也。死

不赴。不反哭似罪哀公末言孔子與弔事。乃知皆季氏為

之也。絻為初喪去冠之服及成服而再冠即不絻矣若

弁絰以弔以爵弁為弁。澡麻為絰。功緦通用正舊君母妻

之服。本毛西河昭公娶於吳雖曰諱姓而既為先君之夫人。誰

敢然之季氏不以為小君不以公為喪主故季氏主之。蓋

季孫積怨於昭。使其君喪心失禮之甚也。孔子將已致仕

其喪禮皆私議於季而請於公。孔子不得與聞弁絰而往。

翁云用收字按華學伏案字以六作恐叅盟後尋盟偏於此以前在尋盟中則不必於吳府行人衛知有然不此季孫直以君獄

弔喪小君之禮也。而季氏不絻。是不行小君之喪禮矣。孔子猶絰則類其君失禮之愆。故亦去絰而拜也。杜所謂從主衛制是也。

公會吳於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盟衛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制其盟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寒歇也乃不尋盟。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衛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衛大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患爲衛也往。

公孫不說起 行人子羽 不…

公衍 子貢 降公 …

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摽擊也，數蕭反）○摽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狂）狗也（疏云國狗猶家狗○瘈古世反）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吳不與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歸餼○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因難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衛君未至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墮毀也）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

一說人執史公所記全非蘇欒矣何言從作學是捕衣以言非而此下

宋人以用元

字。誤說乃合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公孫）尚幼曰君必不

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作小公孫後卒死於越）

從殺字分出纂辮兩字又生出惝字暖紫辮而惝諸侯。

非衛之咎吳之害也小人皆以利害奪此言諸之宜也。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

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

蓋有因災而書有因歷誤而書。此則因失閏而書也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閒田）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大邑嵒五咸反）

[illegible]錄者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illegible]之供矣）及宋平元之族自蕭

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為之城嵒戈錫（元之族城以處平）九月宋向巢伐

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

